

心窗  
片羽

## 洗碗有何难

□明前茶

最近,微博上的一个话题引发热议——“女生第一次去男方家要不要洗碗”引来了超过20万网友的热烈跟帖。关注统计数据,高达55%的人支持“提都不要提”,他们认为,洗碗这件事,本质上是一种服从性测试。不管女生以后表现如何,如果第一次去男方家就殷勤地洗了碗,你就得准备洗上一辈子。

有意思的是,32%的网友觉得这件事情的完美解决方案是:吃完饭,女生撸起袖子主动请缨:“阿姨我来帮忙吧……”“不用,不用,你们快去坐着吃水果吧。”最后是男方父母把碗给洗了。

这就算彻底解决了问题?不见得!年轻情侣结了婚,碗由谁来洗?难道就为了躲避洗碗叫一辈子外卖?

洗碗or不洗,为什么能发酵成令人黑脸相对的问题?因为琐碎家务本来就像流水线传送带上的任务一样,源源不断,而洗碗,更伴随着残羹剩菜的处理,伴随着满池子油汪汪的污水,做过干锅鸡和卤鸭掌的大铁锅,还要动用刷锅笤帚或钢丝球才能洗干净。洗完了,两手干燥,指甲都磨花了,对凡事讲究轻松快乐的年轻一代而言,这事情有啥乐趣可言?

我的闺蜜程鹤,对此有一番妙论:懂得艺术化地处理琐碎家务,这种人才称得上 Marriage quotient (婚商)够高。

程鹤就是这样一位 Marriage quotient 够高的妻子。她的丈夫做得一手好菜,但是并不乐意洗碗,他们结婚20年,程鹤就天天洗碗。她的方案是要把洗碗这件事,尽可能改造成赏心悦目的任务。领了结婚证,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人单身时期因陋就简的碗碟菜盘,替换成来自日本京都的釉下彩餐具,春天所用的餐具上有烟柳迷人、秧田碧青;秋天所用的餐具上有柿果累累、红叶醉人。哪怕只是白底蓝绘的餐具,一旦有朴素又高洁的云唐草纹、网纹蟹、青波纹、十草纹出现,那种朴拙又清爽的手绘风格,就把洗碗的不快,给过滤掉了八九成。程鹤买了北欧风格的搁碗架,在正对洗碗池的窗前放了插花与盆栽,把那里打造成家里最唯美的微缩景观。

市面上大部分洗洁精都是化工产品,可以去油,但洗完也伤手。数年前,她开始尝试用草木灰洗碗,园林工人替草坪理发,她去捡了青草的断发来,晒干、烧成草木灰。她还开始了环保尝试——将家里人吃剩下的橘子皮与柚子皮剪碎、晒干,同样装在大玻璃瓶里,洗碗前,抓一把用来搓洗碗碟上的油渍,真是手到擒来。某一天,程鹤洗碗,我为她打下手,惊讶地发现:这些装着“天然洗洁精”的大玻璃瓶外,竟然贴着仿毕加索的小画。《亚威农少女》《梦》《镜前的女人》,每一幅都是热爱艺术史的程鹤自己仿画的,它们贴在广口玻璃瓶上,似乎暗示着一个倔强的灵魂如何穿越琐碎,将责任演化为游刃有余的意趣。



国色

王尚

紫琅  
诗会

## 唢呐(外一首)

□毛文文

在乡下的红白喜事里  
你编排一种燃烧的火势  
点亮的指纹已无法控制风向  
红喜疏远,白喜亲近  
无意中从喇叭口燃烧出一种痛  
领走最初的风。你不能错过  
这人间最后的送别  
要让清脆的八音孔长出翅膀  
掀开阴霾的天穹  
让魂灵里的漆黑找到光亮  
唇齿间吱嘎的哀伤  
是你给亡者的花束,是一把刀  
割断来路的荆棘与标识

你不能辜负那些哭泣的人  
不能背弃人间最为悠远的风向  
追悔可以重现  
让风中渐渐沧桑的人  
重新绽放可以吹奏的笑厖

### 演奏者

大自然培养的演奏家  
在稻田里用茎叶拉着二胡  
恶劣天气二胡改成小鼓  
偏爱和雨点敲打

它们在一束束阳光下  
演奏说丰年的稻花  
一层层香不仅描绘汗水  
也描绘谷穗上的露珠

其实,无论是丰年  
还是歉年,青蛙勇敢的蓝调里  
有不可捉摸的风云

农田受害时,吃害虫的青蛙  
常常于水塘  
潜底吹出,坝的呜咽

玉兰  
一瓣

## 潍河村的知青老友们

□高洁

3月5日,我去看望出院不久的沈唐峰。他妻子缪桂梅说,1月27日(农历腊月二十五)夜,老沈在睡梦中没了气息,幸亏发现及时,打120送通大附院抢救挽回一命。只见他气色还不错,只是口齿有点含糊不清。我说了几句宽慰的话,摸了摸他苍白的手正准备离开,缪桂梅说,跟高洁道个别挥挥手呀!这时的沈唐峰像个听话的孩子,跟我挥了挥左手……

3月10日上午,缪桂梅来电话,说沈唐峰早上5点走了。下午,我与妻蔡兰香赶往安孝堂祭拜,往事在脑海不停涌动……于是写下八句大白话:插队潍河十余冬,你我妻妾皆乡中。你人热心最好客,知青聚会你做东。难兄难弟沈唐峰,高洁今日来相送。本来应该你送我,因为我病比你重啊!前年,沈唐峰摔一跤后行走困难,发展到呼吸不畅,早晚都得吸氧。我也是前年开始咳嗽不止,后来查出是肺癌晚期。

1963年初中毕业后,我因家庭出身升学无望,遂至海安县沿口公社潍河六队插队落户。第二年,沿口一下来了58位南通知青,其中就有小我一岁的沈唐峰,插在七队。我俩在那个年代都是贱民,我爹是资本家,他父亲则在国军中待过。

回想起来,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当年,那就是饿。沈唐峰钓鱼是一绝,虽然没油没调料,亦不妨煮鱼充饥。我为队里人义务理发、修鞋,他们有时送我点吃的,过节还送面饼、粽子、馒头等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普遍缺

烧草,连极其有限的口粮都发愁煮不熟。有一年,沈唐峰拔下草屋顶上的稻草用作引火草,被队长知道后,额外照顾知青多分了些柴草。我煮中饭时,先把米放入热水瓶里再冲入开水,焖成粥当晚饭,就为省下一顿烧锅草。后来我发明了水泥聚光太阳灶,20世纪80年代十多次荣登《人民日报》和《中国青年报》。

潍河大队共有8位“文革”前下插的老知青,6男2女。2位女知青的遭遇难以尽述,其一已痴呆,住在护理院里。沈唐峰一走,小伙里就剩我和老郑了。

老陈去世时年方五十。他一副白净书生相,大眼、寡言。沈唐峰说每次去他的住处,总有炒熟的蚕豆、黄豆拿出来招待,并耳语其来路。陈去值夜看仓库时总带一热水瓶,回来时水变豆。在那个全民熬饿的年代,队干部们借开会之机,偷煮大米饭打牙祭是公开的秘密。回城后陈一直不顺,患了癌症,老沈多次去看他、资助他。

老周与沈唐峰一同分配在七队。他15岁下乡,是沿口那一拨插队知青里年龄最小的。个不高但很壮,后来去砖瓦厂做挑工。他结婚比我们早,大概是收入比我们在生产队挣工分要多些吧。周生了个丫头,夏天拉稀了,两个大男人到河边帮小孩洗屁股。沈唐峰抓着女婴在水里甩来甩去,像是在涮衣服……回城后老周没过上几年好日子,49岁就患病离世了。其妻前年也病故了。

老毛原先是公安人员,不知何因被

贬,是插队前唯一年龄超过20岁的。他待人诚恳。那时我常去他处走走,总见他埋头抄写医书,为贫下中农的小病小痛提供偏方。去年冬天,老毛成了毛瞎子后孤独终老,咽气时竟无人知晓,是邻居报警后派出所来人开门收殮的。

老郑,出了名的胆大!一次我与他同游南通狼山,走到大雄宝殿后墙。那里是一处绝壁,我一看就腿发软站不稳,郑如履平地,一屁股坐在悬崖边晃悠着双脚。后来听沈唐峰说,他神得很,颇有女人缘。饿了就“拿”,多次犯事被送交公社。知青返城时,他竟被“优先”提名!听说后来他借好多知青的钱去创业,失败了,离婚了。

还有一位老桂。他是外村的知青,乡村教师,到潍河三队来做上门女婿的。老桂回城后分在鞋厂,还当了干部,有了花边传闻后与妻不睦。后来桂妻肝癌病逝,我赶去看了她最后一眼。我们曾同是村里毛泽东思想文娱宣传队队员。鞋厂破产,分了好多库存鞋。老桂在家门口摆摊,一张简易钢丝床上堆满鞋子。再后来借酒浇愁,中风住院抢救一周花光家底,人也没了。

回城后,沈唐峰创业开饭店。他请知青老友聚餐叙旧,一年好几次,吃得我都不好意思啦!这次他病危前还对我说,几时我请客再邀大家聚聚。3月5日我看望他,在临别时对他说,等你康复后我们沿口知青一定到你家再聚。想不到5天后,在他的遗像前,在他的斋宴上,也算他请我们大家吃了最后一顿。